


刘丽朵◎著

镇与大城



我其实想让你看清
大城市
残酷青春的
本质……

一部中国版的
《在路上》

 敦煌文艺出版社

I247.7
L640.1

—31

刘丽朵◎著

依托于一个当地

的作家

的视角

来观察

一个叫做乌村的、因

偏僻地存在，或者永不复

曾经，是早年凯鲁亚克

与《在路上》留下了一本倾城之作。

《在路上》与《在路上》

文字里盛开的不仅仅是青春的热烈和死

亡的哀伤，更是走中的呐喊和故事，可贵的

时代精神与人文情怀。

镇与大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与大城 / 刘丽朵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587-756-4

I. 镇...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225 号

书 名 镇与大城

作 者: 刘丽朵 著

责任编辑: 马 超

封面设计: 亿点印象

本社网址: www.dhwycbs.com

E-mail: gy@dhwycbs.com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市天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87-756-4

定 价: 18.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刘丽朵，女，1979年生，先学理，后学文，其写作行为完全由个人先天精神和心理缺陷所致，早期怪异的诗歌写作为后来不可救药的极具绝望气质的小说写作所覆盖，她往往用最后一口气写作，明眼人从其文字中必然看到不可抑制的写作天分和表达激情，她的书写至少对这个时代是有用的。

——阎海东

刘丽朵对文学有一种热爱，她的《鸟村故事》、《烈火青春》、《火车》，正是基于这种热爱的产物。或者更宽泛一点说，刘丽朵对艺术化的生活和略带苦难的英雄主义有一种热爱。

——吴晨骏



策 划 /



010-62554925

责任编辑 / 马 超

封面设计 /



hailine@sina.com

目录

画出一个你 /001

来北京寻找生计的爱好艺术的女生与考美院的学生。

社会新闻 /031

几个关于北京的小故事串在一起，包括小偷，女学生和教授。

鸟村故事 /067

一个另类村庄里的另类青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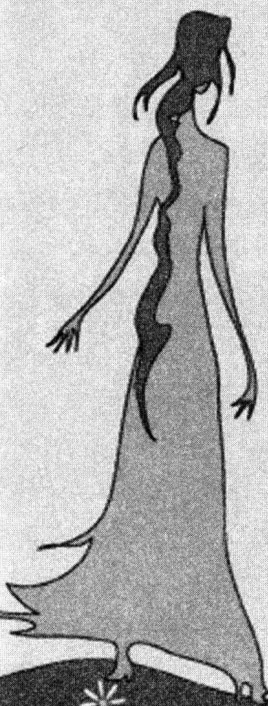
烈火青春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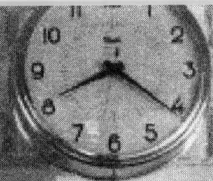
小城市里面内心炽热的青春，在高考和社会的压迫下演绎的故事。

火车 /195

辍学的女中学生微微依附于某个老丑的男人，而他最终堕落成为皮条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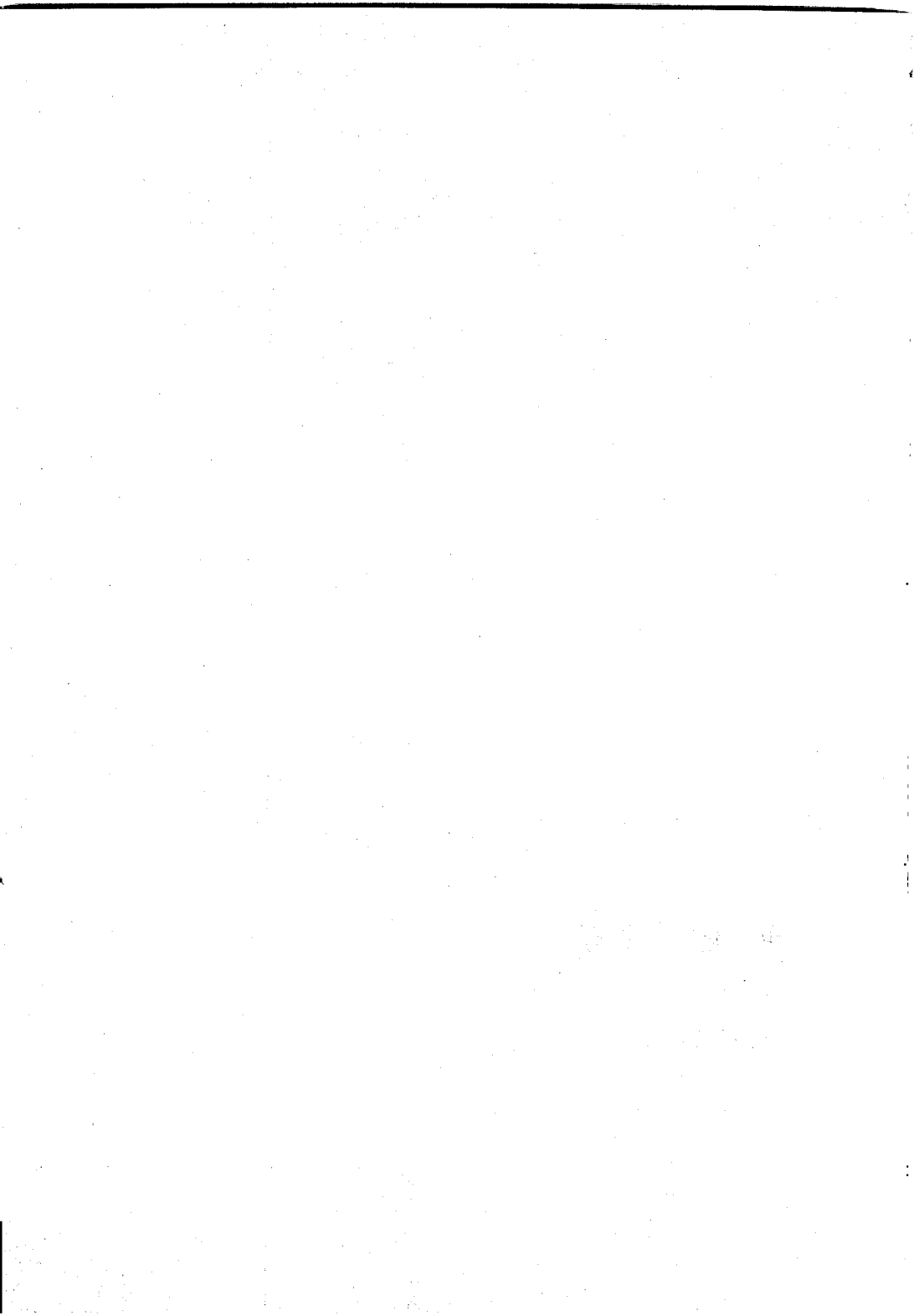
后序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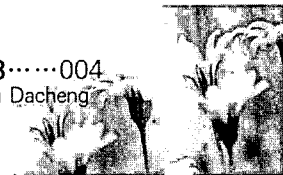




画出一个你

来北京寻找生计的爱好艺术的女生
与考美院的学生。





小丹来到北京三个月，丢掉了第一份工作。她便去美术学院，想做人体模特。美术学院在北京的东边，昨天晚上小丹对着地图找过了。她发现美术学院非常远，并且没有汽车可以直接到。她决定骑自行车去。

她已经研究好了路线，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她要沿着四环路一直走下去，走到某一个地方再向北拐一点。这条路线令她几乎穿越整个北四环路。那时候，北四环路还没有完全修好，在地图上是一段虚线和一段实线接起来的。

小丹不知道四环路修到什么程度了，她只是摸索着走。从地图上，她猜测保福寺那条街是未来的四环路，于是她就走那条路，她猜测走到头，便能跟已经修好的四环路接上头。不料快到头的时候，却是一堵墙。她远远地看到那堵墙，不禁感到失望。走近之后，她发现墙的旁边有条小路。小丹推着车子走那条小路，小路上挤满了行人和车辆，还有运货的车，路旁边有各种店面，其中一些经营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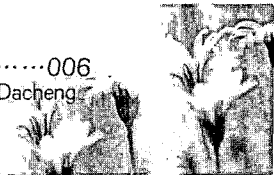
点，她看见一些人在那里吃馄饨，还看见有人站在路边炸油条。再往前走她遇见了一节铁路。她跟着很多人一齐穿越铁轨，到了铁轨那边，她看见有几家卖饼的店，饼店南边有条小路，她在那里重新骑上了自行车，路两边都是大树。这条路有1000米左右那么长，她在自行车上看见，路边的大树后面，有一些娱乐场所，桑拿、卡拉OK之类，其中，一栋粉红色的两层楼格外显眼。这条路走到头，视野突然宽阔起来了。小丹终于来到四环路上面，有一辆破烂的大公共汽车经过她的眼前。

在四环路上骑车是很舒服的，小丹让车子跑得飞快。因为马路异常宽阔的缘故，所有的楼群都好像是远处悬在空中的幻境，在不停地冒出来，而她像一只鸟在这里飞。这时正好是春天，宽阔的马路牙子上栽有各种各样的花。小丹看见各色的花在这里长，真是一副动人景象。昨天晚上她曾经做过噩梦，不曾梦到这里有那么美。

美术学院是破破烂烂的一个院子，小丹还没走到就看见了一些学生，他们三三两两，留着长头发到处走。这里的马路尘土飞扬，环境非常不好，到处是民房和拉着板车的民工。她走到那个院子里去，心里嘣嘣地跳。

她找到那间屋子没费什么周折。在走廊里她问别人：“应聘模特应该去哪里？”就有人把那间屋子指给她。有一位三十几岁的非常温和的女人接待了她。她毫不惊讶，这正是小丹希望他们怀有的态度。她让小丹把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留给她。随后她到另一间屋子里把一位男老师喊了出来。

他们看到她的样子全都非常高兴，可是查验她的身份证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他们发现她只有17岁。



“17岁？国家有规定，未满18岁不允许做人体模特……”

“可是我……”小丹想说自己发育得很好。确实，她身体浑圆，并不胖，乳房却很突出。她的屁股是翘的。她的脸，不仅很漂亮，而且轮廓非常清晰、分明，连嘴唇的线条都绷得紧紧的，好像纹过的一样。这样完美的模特确实很难找。

老师和那女人都很为难，后来他们叫来了另一位老师。这是位女老师，到了中年，外表很普通，甚至萎靡，可是身上有一种从事艺术多年的人的敏感和坚硬的气质。她硬邦邦地对小丹说：“不行。”

小丹说：“我很想，来做模特。我还有五个月就会满18岁，我想这样先做着也没什么关系……”

小丹想让自己的外表看上去不奇怪，所以捡些别人都很容易理解的话说。但是女老师很坚决地对她摆摆手，说：“不是你想像的那个样子。”

小丹说：“我需要钱，我丢了工作，很迫切地需要一份工资。”

小丹还想说，17岁工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拒绝，不管是饭馆，还是歌舞厅。但是她没说出口。她还想说，自己从很小就喜欢画画，想起来绘画就激动得浑身发抖，她读过《梵高传》。她很想说，斟酌着措辞，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女老师站起身，要走出门去。门里的两位对她投来含义深刻的目光。

小丹看着她的背影，终于什么也没说。喜爱艺术对普通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她以为在别的地方如此，没想到在美术学院，她自己的这个性质仍让她感到羞愧。屋里的男老师对她说：“你太小了，还是找份别的工作吧。五个月也不长，等你满了18岁，再到这里来也行。我们都会很欢迎你的。”小丹点点头，离开了那里。

她不想马上就走。在美术学院大门口，她看到满墙的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吸引了她的目光：

高更画室

授课人：高更

招聘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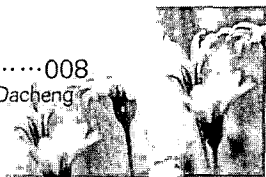
下面有所谓高更画室的联系电话。她感到这个广告就是为了她的。她去门口的小商店拨了那个电话。一个带口音的女人接了电话，她说让她在她打电话的小商店门口等她。

小丹跟着这女人，穿过大街，走到另一条街的路边，又穿了好几条胡同，来到一个院子里。正午光线正强，这是春天，到处都有和煦的感觉。小丹就这样出现在那些人面前。

她先看见一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然后又看见两个少年和一位丰满、宁静的少女。少年们看上去全都跟小丹差不多大。这几个人挤在一处看小丹，不到一分钟，那个红色棒球帽先说话了：“不错。”小丹看见这几个人分别点点头，然后又散落到房间的各处。

带她来的女人姓柳，叫柳曼，长得矮小、质朴，说一口河南味的普通话。戴红帽子的人就是高更，高更是柳曼的丈夫。他们把她的电话号码记在了墙上，吩咐她在这屋子里随便转转，明天就可以来给他们当模特了。

小丹早就在这屋子里转起来了。她看见这里的一切有点发呆。墙上都是画。那些显然都是从铜版绘画书上裁下来的画。她首先认出了《向日葵》、《割稻子的人》，还有一些她非常眼熟的名画。她把



视线投向这几个学生，他们在围着一个老头画画。几个人的画显然都快画完了。模特是老头。小丹正对着的那个学生有颀长的身材，他正在用画笔对画布上的老头作最后的涂抹。小丹看见这画，脑子有点眩晕。

这画用了满纸深浅不一的触目的黄色，已经接近完成。画上，老头的脸夸张、变形，表情极度癫狂，仿佛要破窗而出。小丹把视线投向模特。这是个面相狡猾的乡下老头，对自己坐在这里当模特的事感到非常新奇，时刻想笑，一双眼睛滴溜乱转。

动荡不安的事物在眼前的画布上呈现出狂喜般的宁静，小丹几乎要掉下泪来。夕光照耀着房间，照在正在画画的学生的背影上。这个背影说：“是马蒂斯给了我灵感。”

那个丰满的少女撇撇嘴说：“昨天你才看了马蒂斯的画册。”

背影说：“今天我就用上了。”

这个背影说着转过头来，小丹看见了的脸。肉感的、红扑扑的小嘴，一双细长的眼睛，溢着笑意和傲慢。

第二天小丹准时来到了画室。她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车子进了院子。柳曼正在院子里洗脸。柳曼问她：“吃过早点了没有？”小丹说：“吃了，在路上吃的。”小丹走到她身边，也洗了一把脸。柳曼把她叫到屋子里，递给她一块毛巾。小丹擦过，柳曼又递给她润肤霜。这间屋子是柳曼和高更的卧室，就在他们的画室旁边。墙上有一块玻璃镜子，小丹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满面健康的红色，眼睛发亮，宛若朝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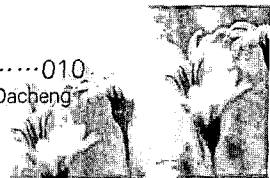


九点钟他们开始画。高更让小丹坐在椅子上，左右看了看。高更对她说：“噢，那个，耿小丹，你把你的外套反过来穿好不好？”小丹脱下外套，反了过来穿在身上。这外套正面是红色亮绸的，反面是绒布，上面有各色大花。这样一来，高更和另外的人都说：“这一面好看。”

正对着小丹的是那个“马蒂斯”，小丹的脸在亮处，而马蒂斯却躲在暗影里。小丹看见他并不像别的两个学生一样，一上来就画，而是先站在那里看了她良久。他们开始画了以后，小丹就一动也不动。这样做似乎挺累，时间久了就有点坐不住，这时的感觉就是想动一下，哪怕是乱动动，站起来走走，或者喊两声。柳曼在一边问她：“辛苦吧？”小丹说：“还行。”小丹的目光非常温柔地望着远处的一个地方。她持续地想着一些事情，知道无论如何，时间肯定会过去的。

一上午下来，高更问她：“行不行？”小丹说：“啊……跟军训差不多。”高更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在做模特，并不仅仅跟体力有关系，你还要体会画家的心情……”小丹的脸涨得通红，她又说错话了。高更又说：“不过，我的要求对你可能太高，艺术家要求别人也都具有艺术的态度，这是种苛求。你能坚持下来，就很不错了！”

小丹看了看那三个学生的画。画在完成以前，大概都是既不像又不好看的吧。那女生画的小丹的脸是红的，看上去很丑。除马蒂斯外另一个男生画的小丹的脸蛋鼓鼓的——小丹脸就是有点鼓，她还没有脱去婴儿肥呢。小丹一路看到门口，终于看到马蒂斯的画。画布上很干净，几乎可以说还没画什么。一个浅浅的轮廓在上面，



扫了几笔颜色。看得出，这画的不是头像，而是半身像。

中午饭柳曼安排小丹跟马蒂斯一起去吃。

小丹跟在马蒂斯后面。他走得很快，小丹跟着他，发现他大步走路的样子很美。他们一起进了一个小饭馆。饭馆很小，几乎坐不下几个人。马蒂斯点了两道菜和米饭。付账的时候，马蒂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堆零钱，堆在桌子上。小丹见状，也从口袋里向外拿钱，也是零钱。这顿饭一共用了20块钱，他们掏出来的零钱差不多正好。付完账，马蒂斯站起来，走出去，小丹还跟着他。

小丹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马蒂斯说：“我？我叫沈煦。”

小丹说：“旭日初升的旭啊？”

马蒂斯说：“不是，和煦的煦。”

小丹说：“噢。那是哪个煦啊？”

马蒂斯说：“就是一个日，一个句子的句，下面一个四点水。”

小丹用手指默默画了一阵，明白了。小丹又问：“你是哪里人？”沈煦说：“西安啊。”沈煦还告诉她说：“我是西美附中的。我要考中美。”

第二天中午画完画，他们二人是去沈煦家里吃的饭。沈煦自己做饭吃。他住在附近的一间民房中，用一个小煤气灶做饭。沈煦蹲在地上煮饭的时候，小丹在他屋子里好奇地到处看。沈煦的床头贴满了画。其中一张，是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的头像。沈煦对她说：“这是米勒的《妻子》，我专门跟柳老师要过来的。我把她贴在床头，

就好像她是我的妻子！”

小丹看着那张《妻子》，朴实的棱角，善意的笑容。她想起昨天沈煦跟柳曼要这张画，说得跟现在一模一样。他说：“柳老师，这张《妻子》给我吧，我要把她挂在床头，就好像她是我的妻子！”沈煦的房间很小，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沈煦煮的米饭，跟米粥一样。他对她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会煮米饭。他们吃完了米粥和另外一些东西，就一起去画室了。他们穿过民房狭长并拐弯的胡同，一直走到大街上，又走了一段，到了另一个胡同口，进去，就是画室。现在小丹不再感到不安了，一个人可以用三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小丹就是这样。在画室里，人们谈论的全是艺术问题，尤其是19世纪的那群画家，他们的名字这样深镌入大家的脑海里。小丹走到画室里去，她坐在那里，让他们画。

在做模特休息的间隙，小丹会看看他们贴在墙上的那些画。除了名画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习作。几个人的作品一起贴着，基本上都可以看出，哪几张画的是同一个模特。沈煦的画总是跟别人不同。有一个模特，小丹从别人的画中，看出那是一个乡下的年轻女人。沈煦的画上，这个女人的嘴撇向一边，显得非常骄傲、满足而且愚蠢。这一笔是多么有神采啊。

晚上她飞过四环路的时候，看到空旷的路上夕光渐渐隐没，而代之以华灯。这样的景象足够优美，小丹记得每一个坡度，经常出现的路标和无数的岔路口。小丹甚至记得一些花的颜色，她每天都要看到这样的花长在路边。她一路骑车过去，大概是两个小时零十分钟，会走到家。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她自己的家在另



一个村子里。她曾把自己的房间布置过一番，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几乎全买成窗帘布了。因此她的房间四周都是壁布，小丹清楚地记得那壁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宫缎古坛”。

他们画了三天，到了第三天上午，沈煦第一个画完了。小丹和其他同学都见到了这画进行的全过程。沈煦一直不紧不慢地在她的面部“点彩”。他居然用“点彩法”画她的脸，这令小丹感到惊奇。现在，这幅应用了“点彩法”的作品完成了，那女同学第一个过去看，由衷地叹了一口气：“真美。”

柳曼和高更夸奖沈煦说，沈煦很会处理颜色，总是有很好的透明感。的确，这幅画整体的颜色相当轻亮，一层柔光笼罩着画布上小丹的脸，表情柔和、迷离。沈煦画完了，剩下的一个下午，他相当缓慢地对画进行最后的修饰。这个过程中，如第一天一样，他经常靠在窗边看小丹。此时沈煦和小丹已经有点熟了，虽然他们说话并不多。小丹觉得，她作为模特坐在这里的时候，跟她跟沈煦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不同的。她作为模特时，沈煦晓得欣赏她的美；而在其他时候，沈煦对她缺乏兴趣和亲近感。沈煦是个孩子。

柳曼坐在窗边一张凳子上看沈煦。高更还戴着第一天的红帽子。他看了沈煦的画，又看小丹。这几天，对他们进行指导的一直是柳曼，高更只是偶尔过来一次。柳曼说：“出现了一个修拉。沈煦是我们见过的最有才华的学生。”高更说：“不过美术学院的老师不一定欣赏你！那是些什么老师啊，什么老师啊，经常把好的当成坏的，香臭不分，腐朽！中国的教育制度啊，……越是有才华的学”